

# 古人如何看待“娘炮”？

“小拳拳捶你胸口”“吃个桃桃，好凉凉”……某男性网红令人作呕的表演，让“娘炮文化”再成焦点。最近，该网红已被封号。

值得思考的是：两年前，央视曾发声抵制“娘炮文化”，言犹在耳，为何“娘炮”不息？

一般认为，“娘炮文化”始于20世纪初日本ACG(动画、漫画、电游总称)的“伪娘”，直译成汉语即“男少女”，特指貌美男性，日本史上的源义经、后醍醐均属“伪娘”。后来才有了“伪装女性”的含义，是一种腐朽、变态的亚文化，只在小圈子流行，却意外在中国走红。

2010年，某卫视台推出选秀节目《快乐男声》，刘著、童童、赖川等剑走偏锋，使“伪娘”成为年度热词。后数度遭批，可每次都是暂时平静，不久便反弹，且每次反弹，都比原来影响更大。

“娘炮文化”的恶果显而易见。有网友称：“少年娘则国娘。”虽属玩笑，却不无道理：青少年皆成“伪娘”，长此以往，国无可可用之兵，野无劳作之民，焉能持久？

不必夸大“男性气质”，尤其不能用“男性气质”来反对性别平等，但也要看到，当一个社会丧失了阳刚、勇敢、坚忍、宽厚、勤劳等品质，就会陷入难以挽回的困境中。史有明鉴，不可不防。

## 《楚辞》诗句自托美女

“娘炮文化”难禁绝，因其源远流长。至少周朝已萌芽，距今3000年。

老子便主张“尚阴崇母”，提出：“坚强者，死之徒；柔弱者，生之徒。”“复守其母。”“夫慈，以战则胜，以守则固。天将救之，以慈卫之。”“周行而不殆，可以为天地母。”吕思勉先生曾说：“(《道德经》)全书之义，女权皆优于男权，与后世贵男贱女者迥别。”

不仅老子“尚阴”，孔子也不太强调男子气概。虽然他同意“三军可夺帅也，匹夫不可夺志也”“岁寒，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”，但更倾向“刚柔相济”“阴阳互补”，主张两性应互相学习，即“执其两端，



(明)朱瞻基绘《武侯高卧图》卷。诸葛亮是文人，史载“身長八尺，容貌甚伟”。

用其中”“君子中庸，小人反中庸”，而不是像孟子那样赞美大丈夫。

老子与孔子的思想与《易传》中“一阴一阳之谓道，继之者善也，成之者性也”相通，与西方文明完全不同。

有学者认为，这是周代“男嬖政治”的孑遗。

在《尚书》中，便有“比顽童”的记载。春秋时，晋厉公宠幸胥童、夷阳五、长鱼矫等，引起内乱。在等级森严的贵族制下，普通人想实现抱负，难免靠“男嬖政治”，因此刻意模糊性别差异。

在楚辞中，有不少自托美女的诗句，如“众女嫉余之峨眉兮，谣诼谓余以善淫”，开启了芳草美人传统，即言芳草、美人比喻志向高洁。这从侧面体现出，“臣即妾”观念已流行，许多臣子以“妾事君主”自励。

## 三国何晏被斥“服妖”

虽有女性化色彩，但从先秦到汉代，主流仍强调“丈夫气概”。

荀子曾批评楚文化说：“今世俗之乱君，乡曲之儇子(儇音宣，儇子即轻薄刁巧的男子)，莫不美丽姚冶(妖艳)，奇衣妇饰，血气态度拟于女子。”

《楚辞》中有芳草美人，也有“诚既勇兮又以武，终刚强兮不可凌”。

据《东观汉纪》，东汉名臣冯勤的曾祖父冯扬有8子，唯冯勤的爷爷个子矮，不足七尺(1.61米)，他长大后，深以为忧，特意给

儿子冯泛娶了一位大高个儿的妻子，生冯勤，身高八尺三寸(1.91米)。

三国时诸葛亮是文人，却“少有逸群之才，英霸之器”，身長八尺(1.84米)，容貌甚伟”。

可汉代末年，突然出现男人女性化风潮。比如三国时魏国名臣何晏，“动静粉帛不去手”，即随时擦粉，被称为“粉侯”。何晏还“好妇人之服”，被傅玄斥为“服妖”(古人认为奇装异服是亡国之兆)。

何晏之外，名臣荀彧喜熏香，“至人家，坐处三日香”；魏明帝曹叡“好妇人之饰”；卫玠则瘦身，“若不堪罗绮”；王衍清肤白，手持拂尘，难分彼此；连曹操都“被服轻绡，身自佩小鞶囊(皮制小袋，拴在腰带上)，以盛手巾细物(当时女性才随身带手巾)”；曹植也“傅粉墨堆髻”……当时男人还喜欢刮胡子。

梁朝“贵游子弟……无不熏衣剃面，傅粉施朱，驾长檐车，跟高齿屐”，以致侯景之乱时，士人多“肤脆骨柔，不堪行步，体羸气弱，不耐寒暑，坐死仓猝者，往往而然”。

## 林语堂用“女性化”作总结

世界各地初民皆以私人关系附会公共关系，但多套用父子关系、兄弟关系，极少套用夫妻关系，那么，屈原为何自比美人？

学者仪平策在《中国审美文化偏尚阴柔的人类学解释》中提出：这可能与古代中国从母系社会向父

系社会转型时，相对平滑有关。

在早期“狩猎-采集社会”中，先民摄入热量的80%来自采集，主要由女性负责，换言之，是女人养活了族群，养活了男人，遂有母系社会。随着男性劳动占比增加，人类转向父系社会，但生产方式不同，女性贡献率亦不同：渔猎，29%；牧业，46%；早期农业，77%；集约化农业，33%。

女性在早期农业中贡献率高，所以原始农神多女性。随着华夏民族进入集约化农业，女性地位下滑，但速度远不如渔猎、牧业为主的社会。且古代中国长期是小农经济，家庭是生产主体，土地分配“过碎化”(在欧美，上万亩农场常见，而中国超百亩即大庄园)，及集约度不足，女性地位下滑也慢。

弗洛伊德曾说：“神圣的东西从根源上说，不过是那位原始父亲的、未曾遗忘的意志。”可在中国文化中，仍保留了上古文化中的“母性崇拜”。儒家强调孝，子女不仅绝对服从父亲，也绝对服从母亲。

林语堂先生曾说：“中国人的心灵在许多方面都类似女性心态。事实上，只有‘女性化’这个词可以用来总结中国人心灵的各个方面。”这是用西方尺度来评判东方，但揭出了二者区别。

## 战乱时代为何越来越“娘”

王瑶先生说：“在魏

晋，其风直至南朝，一个名士是要他长得像个美貌的女子才会被人称赞，病态的女性美是最美的仪容。”

三国魏晋南北朝是战乱时代，需要英雄，为何这种审美观反而盛行？

首先，有宗教色彩。佛教提出“相好庄严”，具体为“三十二大丈夫相”“八十种随形好”，如“纤长手臂指”“皮毛柔软细”“面色如莲花”等，都有女性化色彩。

其次，派系斗争激烈。锋芒毕露者易受害，推崇“男性文化”，纯属自找麻烦，只好人人装“娘炮”。

其三，阶级炫耀。东汉末期，士林已兴傅粉之风，汉代选官用察举制，士人得高官推荐，才能晋身。随着豪门逐渐掌控推荐权，阶层渐固化。贵族子弟刻意突出面白、筋骨弱，与普通农民不同，以彰显身份。

其四，与诗歌传统紧密结合。在古代，贵族须接受经典教育，而中国古典文学长期是封闭式传承，形成模式化，历代沿袭，成为定式。前人的“娘炮”，常被后人放大，形成传统。

《楚辞》中不少作品模拟了女性口吻，被列入教科书后，汉代司马相如的《长门赋》率先仿作，继而曹植的《美女篇》《洛神赋》、繁钦的《定情诗》皆属同道，至唐朝李白的《玉壶吟》《梁甫吟》、白居易的《太行路》、李商隐的《无题》，乃至宋朝晏几道、欧阳修等人的词，都借用了女性口吻。

在传承中，屈原“以夫妻隐喻君臣”的色彩渐被

阉割，后来诗人不敢与君主对等，只能戏仿女性的语言、心态、情感等，自然是越来越“娘”。

到了唐后期，战乱不已，致宋代文人歧视军人，以文弱为美，体现在宋词中，女性口吻成了主流。李清照挖苦王安石、曾巩“若作一小歌词，则人必绝倒，不可读也”。不可加入男性议题，已成写词“规范”。

## 明清两代均受困扰

明清两代初期尚武，可到中后期，都遭遇“娘炮文化”。

据《见闻杂记》载：“至万历十一年(1583年)间，学道巡湖，民生俱红丝束发，口脂面药，廉耻扫地。”“孰闻二十年来，东南郡邑，凡生员读书人家有力者，尽为妇人红紫之服，外披内衣姑不论也。”

明初极重礼教，随着财富增长，社会、制度设计未同步跟进。大量读书人发挥不了才干，只好沉浸在奢靡与享乐中，社会各阶层亦趋向流氓化。明亡清兴时，江南已是“出门必带刀，远行必受害”。

清代中后期，遭遇了同样困境，在小说《红楼梦》中，男性角色女性化，不仅“风流俊俏”，且怯懦、动辄脸红、经常流泪。倒是女性多有男子气概，林黛玉的至情至性，薛宝钗的大气，贾探春的果断，王熙凤的狠厉……除了《红楼梦》，在《聊斋志异》《儿女英雄传》等作品中，“男性危机”也全靠女鬼、女侠来拯救。

社会学家科尔伯格认为，儿童性别角色确认分三阶段，即：基本认同、稳定阶段、坚定阶段。任何一个阶段有偏差，都可能让儿童产生错误的性别认识。

中国戏剧从南北朝起，便有女扮男装之习。北齐《踏谣娘》戏即“丈夫着妇人衣，徐行入场”，唐代称“弄假妇人”，宋代称“装旦”，明清称“反串”。为追求戏剧效果，女骑马、女将军、女宰相等横行，误导了年轻人的性别认识。

从历史看，哪个时代“娘炮文化”兴起，文化就出现问题。抵制“娘炮文化”，正在其时。

(据《北京晚报》)